

冲虚至德真经

四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一物之暫定靈覺聚者終散靈覺者歸虛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教為於帶自苦備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之趣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子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

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

焉曰為子孫夫事為無已故情無厭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夫名

偽以求其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憂之變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

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

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美惡於己志

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

斂則已施此推惡於君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

實偽名富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也偽名則得利者也曰實無名名無

實名者偽而已矣足以招利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

不失天下其祚百年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伯夷叔齊實以孤竹

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察也楊

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

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

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迫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

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

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

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順

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

囚纍梏何以异哉異異也古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暫來

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不然覺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為存三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數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善為

不近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

為惡不近刑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

異者死也



同者死也生則有取具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
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
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然而
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
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
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惡當今者德之至也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音以放餓死至死展李非亡情矜貞之
卸以放寡示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朱曰
原憲空妻於魯子貢殖於衛實貧也原憲之寡妻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
則寡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
者不寡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
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
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與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
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五言曰肆之而已

列十七

勿墜勿閑晏平仲曰其目本何夷五言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
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

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實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夫耳之所欲

聞者言聲而不得聽謂之閑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

之閑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閑顯鼻通曰顯顯口之所

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閑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

之閑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閑性凡此諸閑廢虐之

主廢大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性

極性窮歎盡理雖近則促年且得盡性也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含戚戚然以至久生

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管夷吾

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

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

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文繡裳而納諸石椁

亦可唯所過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生死之管夷

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子

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期

也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請

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聚酒于鐘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

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

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嫖嫖

者嫖音烏果切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

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

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喬聞治身以

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喬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

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

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

析之言因聞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

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

命危矣子納吞回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

之亦久矣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

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

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憂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且有實

死於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

備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

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

欲與若別之別之猶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

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

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

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怔然无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

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

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爾此一篇辭義太遲挺抑抗不似衛端木叔者

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

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无不為也无不玩也牆屋臺榭園池沼飲

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且所欲聽目所

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偏非齊土之所產育者无不致之猶

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无不之猶人之行

蹇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

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

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

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塗

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无常財寶之難聚聚之難散之功也且盡奉養

所拘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腐

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

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經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

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

冀生愛身以斷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

生非貴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設令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

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

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

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无窮若以爲樂

邪則重來之物无所復較若以爲若邪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雖久

積也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

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肆其情將死

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无不廢无不任何處

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

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

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

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卮汝為之乎疑楊子貴身太楊子曰世固非

一毛之所濟嫌其不達已每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

語孟孫陽子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

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子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

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

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開尹

則子言富矣助尹之教貴也以五言問大禹墨翟則五言富矣禹翟之

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揚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

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斲安口

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

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

天人窮毒者也鮒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

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

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

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

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

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

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无一日

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

知與株塊无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嬰拂其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志耳目

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

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

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

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

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盡驕奢之極志无厭之性雖養以四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

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揚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

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

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

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鳴鶴高飛不集汗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

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跡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

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

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

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

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代義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无

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感奔競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

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

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

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

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

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

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

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

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

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

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其不敢恣二為名其不敢

所行三為位曲意四為貨轉利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

之遁人也達其自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

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

无對制命在內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

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離急離音區一朝處以柔毛絺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疥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備心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况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无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屨縕音麻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煖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且見有美我菽

食菽飲水而辨其味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鄉豪取而嘗之折齒於口慘於
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揚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
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厭之性无厭之性陰陽之靈也
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止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
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
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无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
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
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
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
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沖虛三德真經卷第七





德真經卷第八



列子

張甚處度注

說符第八

夫事故北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先其身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

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

謂持後而處先物莫能與罪故常處先此語以壺子答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虛呼即為辯故不復答列子也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

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響言之影響理元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

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彌是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

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言入形往則影亦不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理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老輪由人愛惡從之物不

已湯武愛天下茲王桀紂惡天下故亡則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評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後道不行者則出可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

求利不亦難乎達理而得利未之有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

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古今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問猶令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富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无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人宜者物不能奪也是雞狗也彊

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非人道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

已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耳人不尊已則危辰子及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已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

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

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

皆如之故聖人不察有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

有之理故夫射者能抽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

盛者奮奮未可

以語道也色力是常故不班白語道矣而况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宋

能得而况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

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

忘物之心耳目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以已知則勿

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

易治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

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

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

不恃智巧此明用巧能不足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

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

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

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

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

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室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

一好兵好學者以術于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

楚以法于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

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因從謂造趣

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愆于秦王秦王曰當今

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

之其一子之衛以法于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

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家之道者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

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州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

叩曾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

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應機則

翻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无定是非

也投隙抵時應事无方屬乎智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智苟足使

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與術以茲不待隨時之宜孟氏

父子舍然无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

鏞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

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其已之志謂物不生心感於彼此

也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元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皆所

若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皆所以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盜之所

逃用先識以掩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言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鼃鼃弗能游龜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

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鼃弗能游龜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

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

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白公

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無極所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我鄭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

人在此難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語也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水則及

可覺故孔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為善味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

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首趣發言之首趣則足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无所隱夫知三言之謂者不以三言也言言則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故至言

去言理目明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失本存末事者及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遂趙襄子使新釋穆子

攻翟穆子襄子家臣新釋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鮮虞二邑名使遽人來謁之遽

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

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朝水飄風暴雨

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

夫憂者所以為昌也成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將致勝非其難者也持

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

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勝敵者皆比國

勝故危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力也拓舉也孔子力

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

而不稱知兵者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宋人有好行仁義者

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

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

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

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

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

國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太半

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杖長倍其身

屬其蹠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

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

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鬻先技无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

必聞此而進復望五品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秦穆

公謂伯樂白子之年長矣伯樂善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問伯樂之

相馬繼樂者不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天下之馬者

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若此者絕塵

弭躐言迅速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

有所與共擔繆薪菜者負索薪菜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

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

有過於已

在沙丘名地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騷穆公不

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望色物牡牡尚弗能知

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

臣而无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若阜之所觀天機也天機者

所以使蹄足者得得其精忘其虛離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也

見其所見天機也不見其所不見色此壯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

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若阜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言阜

所而遺其所不視不以經意也馬至果夫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

國奈何詹何蓋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

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

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

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人孫

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速之

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

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

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

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信鬼神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

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穰

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无憂云子孫无令勢家所牽即此類也盜追而問其故曰

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

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

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昔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

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

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箸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

之又傷害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无為招患燕人假有惜虞氏者梁之富

人也家充殷盛錢帛无量財貨无些言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

樓上樓容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楡魚而笑明瓊

五白也

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

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

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

不報无以立謹於天下勇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

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

虞氏无心於陵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

道狐父之盜曰立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

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

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

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

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

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徃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

不知己故去今徃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

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

列子八

六

王正

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徃者害來利不獨徃怨不偏行自然之勢發於

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請當作情情所感无遠近幽深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惡積則禍臻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

何追者之眾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

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

移時不笑者音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

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

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

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

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无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

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

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

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

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

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中

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

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揚朱之弟曰布衣素衣

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揚布怒將扑之

揚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

怪哉此篇明已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揚朱曰行善

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

故君子必慎為善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

信信謂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

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

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

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

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

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備人有善數者臨更以決喻其

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

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

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

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

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益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

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

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

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

无貴賤同是生類但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

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蟻虻虎狼食肉非天本

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負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

也眾莫之與遂適田氏之既從焉醫作役而假食鄆中人戲之曰從

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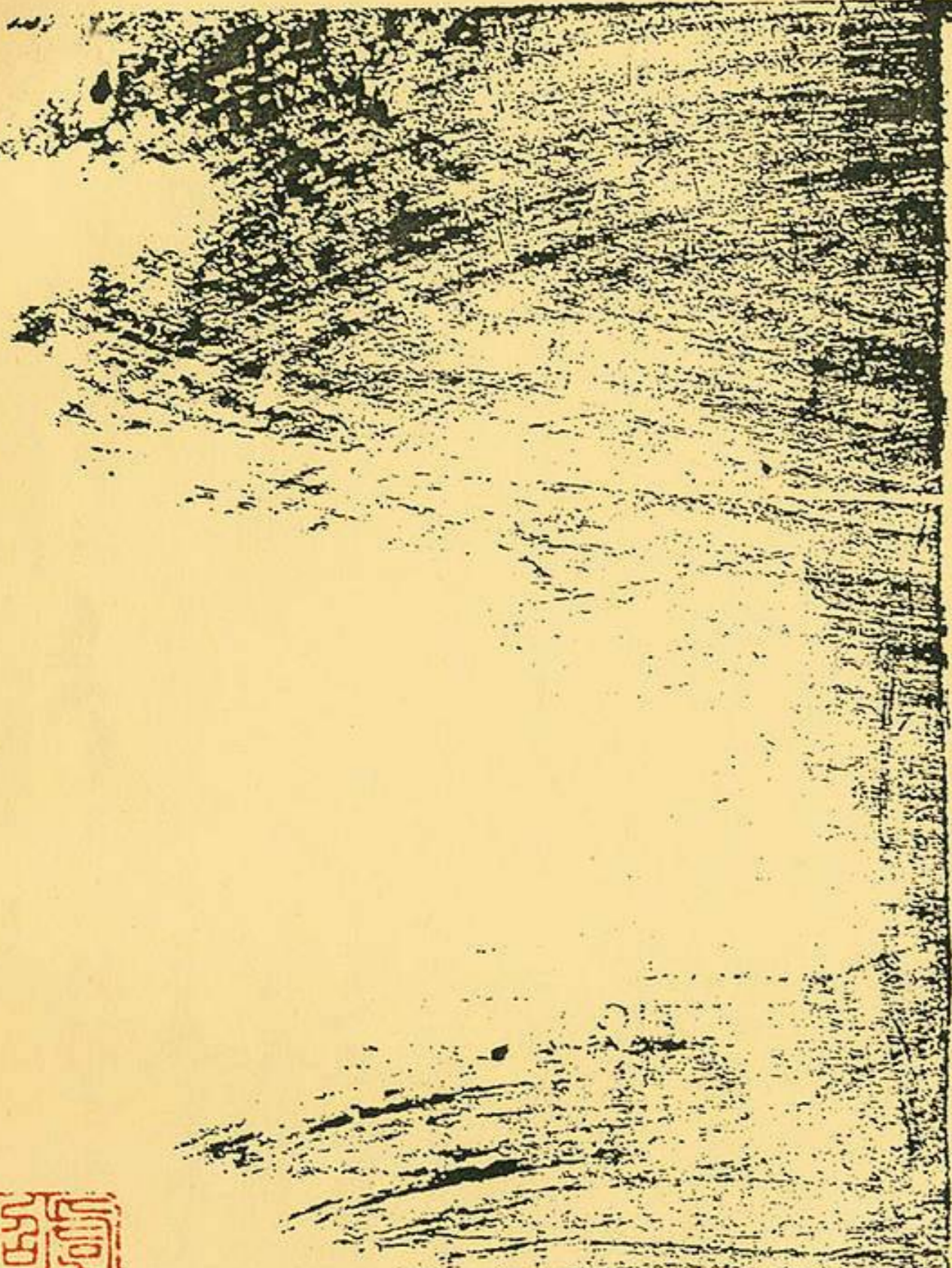
醫哉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言言物一處極地分宋人有游於道得遺

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以刻告鄰人曰吾言可待矣以空言
者亦如執遺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遠而伐
之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又踐可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
 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址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
 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作
 動態度无為而不竊鉄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鉄掘音他日復見其
 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鉄者意所偏感則隨志念而轉易及其甚者
紛錐皆從意生白公勝慮亂慮猶度也罷朝而立倒杖策綴上貫頤
才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頭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
 屬著其行足踏株培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且
 衣冠而之市適溺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
 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嗜慾之亂人心外此之
在室之末者不見太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遠著
焉物者雖形聲之入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尚物動
之所能
亂者乎

中百五十七百八

一列子八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八




乾隆乙卯季冬書船鄭輔義攜宋刻列子二冊求售適是日余在友人處因留於大兒玉堂書塾中至暮抵家取書閱之密行細字尚是宋刻之上駟急挑燈校一卷覺世德堂本訛舛已復不少真善本也明晨訪顧抱冲于小讀書堆鄭書友已在座背抱冲問其直索白錢六十金余方以為價昂不之得而抱冲已喧傳余之獨得是書矣蓋是書先攜至金閶袁綬階處後到余家綬階遂為抱冲言之而抱冲作書於輔義指名相索輔義含糊答應忽見余與輔義耳語知是書已留余家故抱冲以余為必得也余亦以是書不歸江夏即歸武陵倘惜財物致失異書大是恨事因固留之并不敢重與物主一觀輔義來議價者再三仍執前所言不得已屬其取向所見之宋刻新序同買之許以八十金而始允余雖知是書之貴明為余與抱冲爭購之故然此愛書之私終不為所奪在余亦自笑其癡歎耳歲晚事忙不及叙得書顛末新年以守制居家不出門賀歲午窓新霽展函讀之爰題數行于後俾後之覽者知異書忽來如景星卿雲爭先覩之為快若癡歎如余尤有甚於人有不竊相笑者乎

大清嘉慶元年元旦日試筆書此於昭明巷舊居之養恬書屋

棘人黃丕烈

列子行世本以世德堂六子中本為最余舊藏影宋鈔本抱冲曾取以世德堂本校之多所歧異幾自矜為善本矣近得此本佳處更多鈔本遂遜而居乙抱冲從弟澗蘋為余校是書見其中所附音始猶疑為殷敬順釋文後細審之乃知非釋文蓋作注者之舊音也且為余為殷敬順乃宋人而託名唐人者如此本字句釋文所云一本作某二皆與此合則此本之在釋文未行以前可知列子善本絕少得此足正吾年論書前跋畢并記數語以傳信於後



此北宋禁本列子百字一層薦在頤洞頤賦所謂吳都注後
貌之斯朋者也冲庵善本當以此為第一光緒甲申同郡
蔣太守屬刻禁書因送

故之尊文假為影字銀木工後還執書以誌感時在仲冬
下旬大雪新霽非錄河凍記此 長洲葉昌熾



觀宋刻大抵以唐神缺筆字其法仍且可定刊刻之時代此本如
曰有較字為妄人所填殷致恒貞等字皆缺未等石頊字桓字俱不缺則應為美字初
葉本矣評為北宋准本夫後以行

道光廿九年閏四月望日讀一過書以誌之雅庵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冲虛至德真經〔晉〕張湛註.—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11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302-X

I. 冲… II. 張… III. ①道家②列子—注释
IV. B223.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84666號

ISBN 7-5013-2302-X



9 787501 323029 >

書名 冲虛至德真經(全四冊)
著者 〔晉〕張湛 註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八·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302-X / K·667
定價 五九〇圓

